

## 當搭公車的喜悅已成過去 ⊙ 係係

瀛苑副刊

「手裡緊握著拾圓硬幣，滿心期待幸運之神降臨，希望公車門今天停在我面前。突然，一顆快速嘎彈嘎然煞在前方兩公尺，來不及哀悼自己的不幸，快速抓緊書包，拔腿狂奔。攀上公車，奪門而入，投下硬幣，用眼角餘光掃射，確定沒座位後，才選了一角的站位，稍事喘息。」

公車上，人說多不多。站的人，也許因為內向、害羞、含蓄、保守，也或許是基於他人或自身領空之神聖不可侵犯權，大伙盡其所能的，端直身子，小心翼翼地不碰到任何人。而我，也只能輕扶住某張椅背的一小撮。

呼吸平順了，正享受公車疾駛的快感，突然，一個大轉彎，一個顛簸，再加一個急煞車，還來不及抓住那椅背的一大撮，便連人帶書包，依慣性定律往前衝。不知是我衝勢凌人，還是嫌搭公車太無聊，想找樂子，所有人動作一致向邊閃，默默地看著一團肉球（衣服穿過多的軀體）外加一顆腫瘤（書包）順勢往前滾。我回神時，身體已趴在駕駛座旁的大箱子上。只見司機先生老神在在握手握方向盤，雙眼直視前方，嘴裡念著：「小姐，我沒找妳喔！」「真的呀？對不起，我聽錯了。」說完，我挺起身子，理理衣裳，把旁人的竊笑當掌聲，以最優雅的步伐，走回原位。「這也太誇張了吧！」心臟還在示威，噗通，噗通。「自強37路的公車司機，都像他這麼酷嗎？」

車子駛近市中心，乘客也越來越多，車內的空間，由狹小到擁擠。站客彼此神聖不可侵犯的疆界，早已打破，大家幾乎已到緊密貼合的階段。公車在路上顛顛簸簸，停停走走，我孱弱的身軀，抵擋不住震盪起舞的人潮，只得隨波搖擺。漸漸地，我的書包離開了我的保護，我的視線，總

不能讓它也離開我的掌握吧！緊緊抓住那已看不見的書包，車子的晃動，人群的位移，我的身體逐漸變形。見過螺絲釘嗎？還沒那麼誇張，不過也快了。

公車已在市中心了，馬路上擠，車子裡更擠。車內的人海，已讓我扭曲的身體，一腳騰空，另一腳也不是踩在地板上，而是踏在……喔！那個臉色最難看的人的腳板上。「他能諒解嗎？不管了，自顧不暇，就當什麼也沒發生。」輕輕說聲對不起，便把注意力轉回那，感覺的到它的存在，卻不知其身在何方的書包上。好不容易瞥見書包失落已久的倩影，我的腳卻離我而去——我騰空了！雙腳都脫離地心引力的控制了。天……天啊！不是蓋的，根本不需要鍋蓋，我人就可以蒸熟了，因為我已經滿臉通紫，還沒享受漫步在雲端的樂趣，就擔心等會兒落地加速度的慘狀。

碰！車門開了，臺北車站到了，人海裡洪般由車內退潮，我嬌柔的身子也順水流出。面對我們偉大繁華的市中心，我雙腳落地了，還好沒倒栽蔥，毀了優雅的形象；我的書包也回籠了，還好沒解體，流光知識的血跟淚。回頭看看正等待回程旅客的37路，那位酷司機似乎在對我微笑，我好像剛完成一項了不起的旅程。走在正加緊趕工的新站旁，我還在恍惚中。

「阿妹啊！又在寫回憶錄啦？拜託，又不是七老八十的偉大人物。快來看，妳老爸狠下心買部車了。這樣就不用再趕呀、等呀、擠公車囉！」

「可是，媽……」來不及抗議，看著老爸坐在嶄新簇紅的March裡，得意的笑著，我忽然了解，為何最近一直無法再享受公車的驚奇之旅——為了保衛自己神聖的領空，搭公車的人越來越少了。